日知録 九 巻十五、十六

049.2
Ko357n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改

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敝有一陵其南復見后皋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自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范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襄奏

国立国会図書館 29.7.22 図書館
33613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一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

起寢殿於墓側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漢因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此皆承秦之制故下齋於祭祀如此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蔡邕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

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
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
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令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
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伃充奉園陵因葬園中而張敞書
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
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置以為哀王園中人不當
罷奏奏亦言諸侯王園宮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
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桓
帝尊母匽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為愼園貴人皆
以陵園為名　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
朔十五輒向帳作伎樂為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
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
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
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
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
不可省者始此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
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

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獨爲近古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

開元二十年勑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恒式胡三省曰唐開元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爲故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譏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制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祖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則不哭展墓面入魯昭公之孫子齊卒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盖有舍廟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阜衛萬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柩歸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亦於禮者之通也葉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春秋烝嘗又是野祭之也其容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遠其詞也而蠻者以此俾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曰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墓反而弟子後主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爲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

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
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
後孔子既沒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焉史公
不達以爲祭於冢也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
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
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冢
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
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
賜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
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文選作尚水李善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
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巨矣金

十餘年者矣陳藩傳王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戲

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高帝母也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裒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祑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遂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王於墓廟寢廟祕祭非一處所以廣孝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

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俠至於廟未聞獻祓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皆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生蒭有司禁不藏事頃者別致鷹狗

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違惟龍駁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而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記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薦衣於漢紀成獻歳於禮文宜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今俗乃用十月一日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

此二陵（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諸陵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

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舉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室槨也題湊復累）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

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

聞見齊荊燕嘗亡矣(齊王建楚王負芻燕王喜)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猶上也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釜鬲同史記蔡澤傳夫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此孝子忠臣親父交之大辱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抇（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獨發也冢在城東國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抇（莊公名購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愛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收（此季孫子意如之喪也主人者子斯也收歛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必發抇）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師古曰信陵君也）各五家令

則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七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墳塋𡉈穢封樹不脩豈直

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齊書）梁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三墳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文選載任昉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

道冠生民仁風盛德被□平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太宗詔見下）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芻樵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脩護若此（漢書齊于墓傳云衰范陰王肅季卿買冢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宋史鄧綰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豈存一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金史斡魯古孛堇傳燕州後爲閭□）雖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元史楊璉真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

日知錄 卷之二十五

在錢鄧紹興者及其士
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漢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
視歷代帝王陵寢命五里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
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
一遣使致祭其後毋忽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奉
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冕存
聖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各不得壅塞陳文帝天
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得壅塞陳文帝天

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
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祖魂江左肇
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尤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
逾二百若其經綸玉業揆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柝得於民間
藩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
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書籍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
宋之封奕葉巡游眇瞻河雒之地故橋山之祀嶺藻弗
虧驪山之墳松柏恒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薙未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潸
高臨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
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
家被發絶無後者可備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
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故侍中鉅鹿郡公魏徵若稽古緬想往冊英
聲茂實志潔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侯北阜斯
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艮宰名卿清
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
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物正禮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階所
在條錄申奏毋加巡簡禁絶勿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
有毀壞即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但前代山
陵即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
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讒言嘉播寘於是有不得
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扁列未葬者不聽服官晉書

儁載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火毋未知吉凶者記
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鑑生者猶
然況於旣殁是以完州刺史滕悟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
返悟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南史鄧鮮之傳鮮之議
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扁莊令顧昌玄坐交法秀宋泰始中北
征尸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
清議南齊書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
不可復尋世祖敕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兵
羌傳當江左假
令之日面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

葬自同平人如令人之所爲者哉許嘉傳
俗多厚葬及有拘忌間淹歲月停喪不葬者循吏傳序
唐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
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皇甫元
龍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墳之
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孔
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暴於壯巨
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
因心葬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埽地而祭尚可以告

吏員士庶境所寄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蓋本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禮之誥曾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仕者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吳宋自是用禮之人各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

於後而於是者久而不克葬者是從郡備物舉之房戶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更定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不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其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久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討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

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有若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其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父殁持重者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夫在雖可盡一年之制後事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爲世戚曰禮虞而祔禫既葬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禫爲局而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蕆其所其本冀處也練祥之處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新所以寧斂形還葬縣其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禫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鑒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顧可大同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士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與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毋丘氏立別

舍而不嘗絕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孝武帝年號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宋孝子傳及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為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

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以兄不齊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為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既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袞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終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矣爲其必去之也今吳人喪服則頭冠履伏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　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縉紳

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哀痛甚也居喪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按唐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禮後仍素服視事至九旬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十一年二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後於嬪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
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歛首
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
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
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
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
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干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
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 魏志管其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護喪假葬攜將老避難江假葬字始見於此 三年
閒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
主喪者不除今人遠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
反主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
送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攷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郎遠之制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愼終之禮如此景公莊公之弟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郎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於蕩滌於瑕疵復霑濡於慶澤益憂勞靜園壙塋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還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愉結

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庶思改卜或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兆百臣察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熏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離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

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人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人僧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創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湫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徵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蹤

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勘合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踊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蛮夷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爇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平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衞侯掘蒲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壯之上路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燕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諛燕人擴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流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刷花在粤聞漢掘燒其先人家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五先人家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疾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
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
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
亦遂誅滅魏文帝終制畧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
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罪固宜至此亦石勒之罪
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
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
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闢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
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
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玄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
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
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
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朱
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
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

日知錄 卷之二十五 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自焚也今之焚者戚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子孫邪夫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古慈於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牓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

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敎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列子言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民其俘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

宋以禮敎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合以兄瑯邪相憂卽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

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鴞義忘寵翩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先妹歸寧遂釋用被音晌洞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穆帝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

亦頗有啟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朞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强就車是則朞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會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欒王坦之以書諭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
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為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
鄉議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
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衰容
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然望
申明今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
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髽踊方闐衿鞶
已飾歌禮傷教日異歲滋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
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
嫁前進士于環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
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勅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擅
買居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
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
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為左補闕弟齊隴為飛矢所中卒膺

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喪庶子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喪告屏居外野布巾終喪

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嚴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怯牛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後漢書　劉焉蜀志　益見於

漢人有以踰喪去官者如延篤北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詣闕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學政嚴時稽冒總喪赴舉爲同舉所訟上命與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嚴三舉同保入並贖金嚴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俗風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籍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帝詔曰天下吏人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時勒稱趙所部國人）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
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僧國閏朝循舊
今人反不講此

貞祐正統十三年四月定王季埏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婚期在邇不意叔榮陽王
孟煜薨逝季埏應持服未敢成婚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
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儻卌到日
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婚從之正月乙未遣小廚侯
像安等持節冊封王
妃

天順二年十月庚戌滿王信焞奏康王存日擇潞州民
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邵王儀賓已受封
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令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
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
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滿王與郡王
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御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
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煃薨癸酉遣

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絰難入禁中令戎服虢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執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

官員補復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但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

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亡哀
多見於搢紳之士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
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
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
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
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
以來浸已廢墜請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

國典大人所爲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
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姊妹妻子喪不必解官雖朞服滿補職其他
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
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唐書王方慶傳見上。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十
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袴褶朝望
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黃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朞喪已下
慘制是也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公服之內仍用慘縞祭祀宴會傳佐貳攝
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舉科庶人之家
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

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淸議庶幾民德歸厚若夤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毋喪去官上恩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有司丁父母憂聞訃至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虧閲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穀為重倫紀為輕旣乖幸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綱例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曆後用縣印）為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敢之庫藏故聞訃遄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錙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之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敬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頭賊乎貢遂來降而

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自賊頭賊而敗然如此之人作賊

豉敢走令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敬然如此之人作賊

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高祖父丹陽尹顧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

議參軍在荆鎮髮髽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

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

展拜常涕洟傍淫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

亦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

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

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覆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

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

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侍報比還家則

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形體禮宜柩亦有不及見者探

之予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還親喪許令其家屬

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斂葬庶人子得盡送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册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毎以天下是非為己任

日知錄　卷之十五

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訣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差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憲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般桓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為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謂自盡其觀終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文子以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大臣禮大不
敬不道以根管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
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琛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
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國喪未有期而晏飲
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
尚未期月聖主編素百寮慘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
節家庭俊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
整王憲是也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懼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
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
曖弟昭晤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編第是也此皆故事之
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宜適於
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
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削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襍無紀後之爲國者並
當取以爲戒

日知錄卷之十五

336130

日知錄卷之十六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金史徒單鎰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合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僞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令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二人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　杜氏通典

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翻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有令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術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當史記貨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景帝徵爲太子舍人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

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

功不第求訴不已趙昌判曰文藝小善淮[illegible]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紛綸不休實見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高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後舉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為

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詔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太祖實錄許瑗饒州樂平人至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饒州府志曰瑗累試宋濂讀其策歎之[illegible][illegible]皆之[illegible]送南宮會試再試不售

者須再試承路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恩者之特奏者不復隸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爲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舉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詔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illegible]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illegible]張[illegible]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illegible]舉進士數不中司空圖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鏻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

人是年賜第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
八百廿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勅禮部貢院進士舉
舉人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
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
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
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虚譽有稍能行文大
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
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
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
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悉許其數設法肄業以冀
明初繼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
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
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遊說干謁
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
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
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

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有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
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
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
五十餘科開唐制舉之科目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
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
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書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
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

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
云自題名處添前字　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
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
塗馬上相揖因之誘議竟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
進士也　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
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
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
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令賜承議
郎徐禧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

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為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葉祖洽傳太宗嘗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習運籌策堪供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策一道文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二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

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熈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内科一道亦是畧倣此意而苟简濫劣至於全無與故不知平反者亦皆中式則尊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丙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illegible]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illegible]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元載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隨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卽已多無用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illegible]先生補[illegible]史[illegible]）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宋史各房分經始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云

戒菴漫筆曰（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

爲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
文嘱荆川唐順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綱
之家同刻方山薛應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與其常熟門
人錢受王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
皆坊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楊子常桑曰十八
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上選
程墨始至乙酉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五子
及士二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舉一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

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百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
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賈以去天下之人
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
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
遠已謂上子有登名前列不如史鄙名目朝代先後字書
偏旁者衆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
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
如弁髦宋史理宗朝亥豕滋多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
後復修之士文是非顛倒遂甚賜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

興而廿一史廢昔閻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爲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昏之說而亦位心志惑亂故御流日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修

爲之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

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詔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御試答策多係王安石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王安石

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

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

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

試策此後令試三題是當時創以經義爲弃外準備之文

矣宋史徐薦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薦言朝廷用經術是也十已八九然竊聽人之語不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

也陳後山談叢言期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

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前輩有云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優指而退矣余史歷日元年合擬入經文所因敝事可自出出處）以是科名

所得十八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郎家藏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

筭書通於六義筭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讀此制眞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從其科貢兼考之後竟不行

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及入國監歷事諸司字書粗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涖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若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爲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

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
靴禮遇甚厚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顧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縣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省士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豆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罕於考古主司閱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複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鄙詐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老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畨者次試以論又加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畨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剿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此及詩賦皆見已從策論相有

問理識不至舛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即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剿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篇未

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
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
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雖易迥殊
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輩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
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嘉靖
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
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
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禮
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爾雅王

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誦詩則刪去溱洧風變雅不讀易則
刪去訟師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
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彼莊不過
盈尺（南齊書崔祖思傳）陋就寡趣速邀時譽（唐書薛謙光傳）昔人所須于
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音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
之哉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
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
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
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兩通之於五經

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illegible]（[illegible]鑑載張庭堅自請人[illegible]于先[illegible]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illegible]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illegible]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illegible]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偏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僅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覩倖之人少少一覩倖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各自刻苦之日多多一政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孟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皆不能射御之士皆不忠信之士則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則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皆忠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皆孰懼我以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
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
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
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
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元坦之議聽孝
廉申至七年乃試胡三省註緩爲之期日申古之人有行之者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孫
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
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諫官師之規遠
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途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弈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
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蟋蟀乎不可尚
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萬齡疏以忠賢驅除奸黨
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皆請上特褒彌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公崇禎三年應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鄉試題畧直錯諸王能使枉者直以媚爺諸臣初定逆案
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特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拂水鶴鳴
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
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
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
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
之漸亦兒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
然當時朝論鄙有以奉迎之緩爲議者順天鄉試題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
名也大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
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
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
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
接一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一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增層二句四句爲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文亦兩扇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數蕅塘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本之唐人試帖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擬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學心有諱以自衛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所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頭格寫次行題曰四書下一格寫次行題曰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刊下仍提起頭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頭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

自古以來書籍文字前行無不頂格寫者後來學政者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爲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次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次書左丘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絶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準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士司所作遂文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文音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貼經而試之未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曰趨而下最重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欽振今日之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在庠拘之以格式而後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載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耻請蘆示以懲之從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又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稾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罷（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

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試詞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允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荅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而試之銓曹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書乃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决不須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爾汰之法是亦非難但爲分二場第一場令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變相之射倖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

才士眾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籀
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
成人漢世緣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矓瞶
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
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汁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乃
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方之主而不思除弊
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
而已棲文公有言常恠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沒
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揄摩古今易風俗整齊教化模本

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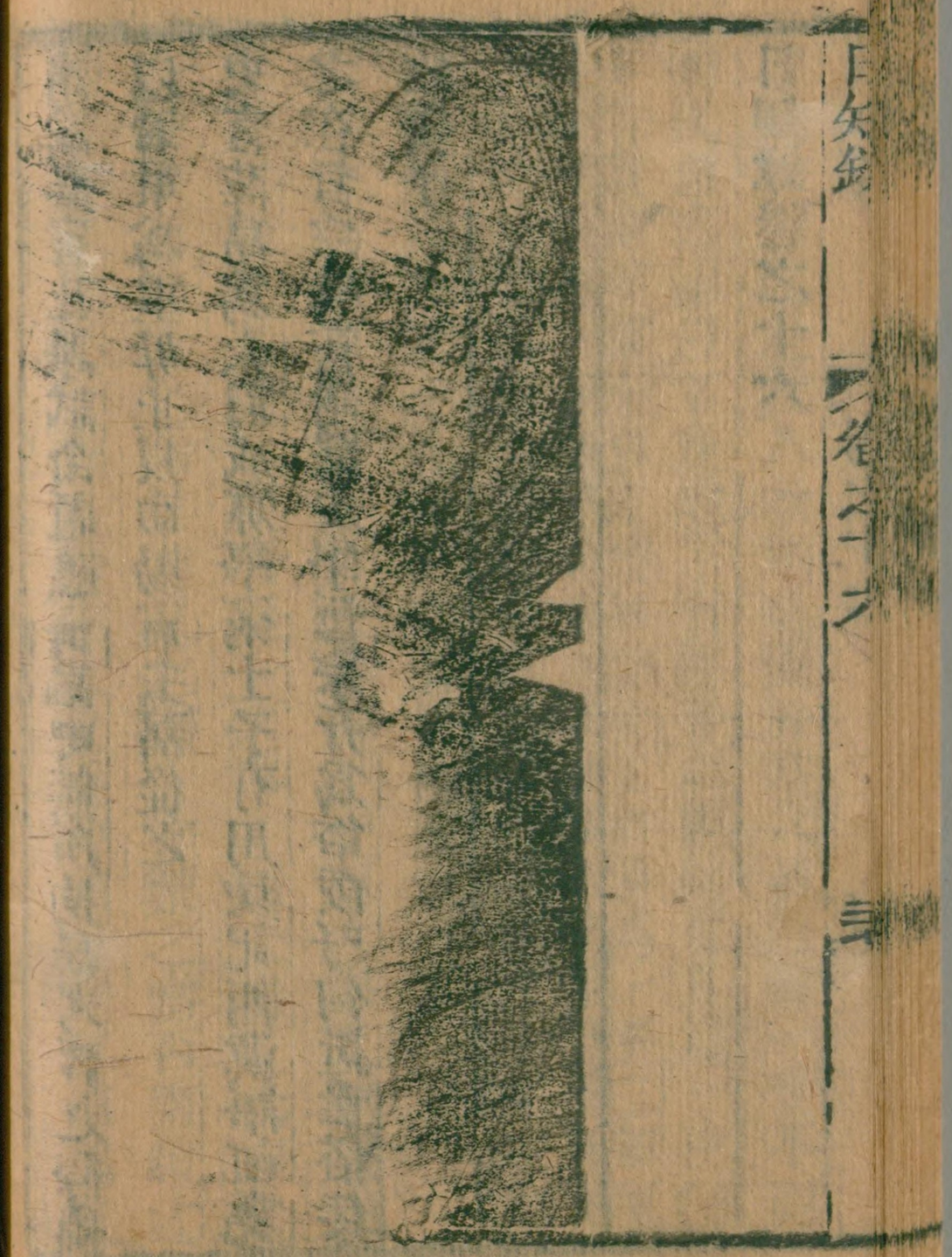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宣司馬遷班固范
曄二史爲書勸善懲惡垂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子有身
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禮三
通與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
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
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
史者通後魏隨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聖成敗所由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
明代自高祖以下及唐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其爲一史
亦當彙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西漢爲一科三國晉
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歷地
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
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輒更
學令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
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
疎密處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
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祇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用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寖壞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誤輒黜
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斤爲俗儒何近世俗儒
之多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